国际政治文选精读  
**Classic Reading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**

**授课教师**陈玉聃 副教授（[chenyudan@fudan.edu.cn](mailto:chenyudan@fudan.edu.cn)）

**目录**

[第一讲 马丁·怀特《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》精读 2](#_Toc195189530)

[一、第一段 2](#_Toc195189531)

[二、第二至四段 3](#_Toc195189532)

[三、第五至六段 3](#_Toc195189533)

[四、第七至十一段 4](#_Toc195189534)

[五、第十四段至十七段 5](#_Toc195189535)

[六、第十八段 6](#_Toc195189536)

第一讲 马丁·怀特《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》精读

2025.2.27 / 2025.3.6 / 2025.3.13 / 2025.3.20 / 2025.4.3 / 2025.4.10

一、第一段

理论是对事物的系统解释，具有描述、解释、预测的功能。国际政治理论时常被批评缺乏预测功能；但是，从词源来看，理论（theory）源自拉丁语的theoria，其含义为“观看”；因此，作为对现象的不同角度的沉思性的观看，理论本身就各有千秋，不一定能够看到纯粹客观的事物。

在《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》的首段，怀特使用了speculation about the State来诠释“政治理论”，其中的speculation源自拉丁语的speculare，同样是“观看”的意思。此处是State首字母大写，用以表明一个特定的研究主题。

怀特提到，“政治理论”可以追溯到柏拉图。柏拉图有关国家的著作，最为耳熟能详的就是《理想国》。《理想国》的希腊原书名为*Politeia*，后由西塞罗翻译为*Res Publica*，又翻译为英文即是*Republic*。《理想国》讨论了政治的主题——正义；因而就有一个问题，国际理论要讨论的，是否也是正义呢？这个问题将在后文解答。

方法论（methodology）有着后缀-logy，用于表示关于某事物的论（道），这来源于逻各斯（logos）。在社会科学中，一般有“三论”：本体论（ontology，存在论）——某物是什么；认识论（epistemology，认知论）——世界的本质是什么，我们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而产生知识的；方法论（methodology）——关注事物工具性的方面。

概念（concept）被认为是一个学说的基础，没有概念，学术大厦就不能落成——当然，这是在西方学术体系之中而言的。有学者认为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，意象（image）而非概念是学说的基础。

怀特称国际理论乍一听指的是“提供了关于国际关系的统一解释的概念体系”，意味着其没有历史限定。我们知道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可以用“三次大论战（debate）”简单概括：第一次大论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大论战，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，明确了国际关系理论要研究的不是“应然”而是“实然”；第二次大论战是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之间的大论战，前者（英国学派）偏向用历史、哲学、政治学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，后者（美国学派）偏向用心理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。怀特作为英国学者，显然是传统主义的代表，也因此在此以“国际关系的理论（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）”暗指美国学派。

怀特指出，“国际理论”听上去像是“政治理论”的双胞胎兄弟，但乍一看却似乎并不存在。“政治理论”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以来的一系列思想家，但“国际理论”似乎并无这样深厚的思想渊源。那么，为什么“国际理论”不存在呢？至此，怀特已开宗明义，确立了文章的主题。

denote vt. (fml.) 表示，意指

appropriate v. (fml.) 盗用；挪用；占用；侵吞

二、第二至四段

马基雅维利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，他的“马基雅维利主义”强调为了国家利益不择个人道德层面的手段，这与国际关系上的斗争有所关联；康德的《永久和平论》也在国际关系领域有重要地位。因此，这两位思想家被认为是与国际关系有关的名人。但是，当谈及马基雅维利与康德时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他们分别是政治学家和哲学家，他们并非是以国际政治而出名的。

怀特指出，如果要把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当成孪生学科的话，存在一道“跨不去的坎”——国际关系没有自古以来的思考的伟大传统，而政治学是有这种传统的。政治学内虽有各类张力与流派冲突，但无论如何都有“政治观念史”的顶层设计将其统摄；而国际关系中是没有的。

可见，与政治学不同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理论是脱节的。因此，在第二段，怀特提出了问题：为什么国际关系没有思想谱系？

在第三段，怀特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。怀特指出，在国际关系学的传统叙事中，国际关系学仿佛是在1919（1914）年一夜之间无中生有的。那么，在1914年之前，国际关系在何处呢？在这里，怀特将要讨论的范围略微缩小了一些，从“有政治学起（柏拉图）”到“有主权国家起（博丹）”。

在第四段，怀特一开始用“由国家组成的社会”“国家大家庭”“国际社会”等较为温和的说法取代了此前“国家间关系”的中性描述，这呼应了此段他将要提到的国际理论的一个维度——国际法。怀特认为，国际法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国际理论，但又不完全是国际理论。

怀特引用了托克维尔做的区分，暗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存在本质上的不同：国内社会讲求法律、权利；但国际社会是十分野蛮无序的。怀特试图通过这一区分指出，国际法学家们削足适履，将国内法原则迁移到国际社会中，但国内法的自然法传统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国际政治与外交的问题。

qualification n. 限定条件

internecine adj. (fml.) （团体、国家、组织）内部发生的，内讧的

stature n. (fml.) 声望；名望

endowment n. 捐款；捐赠；资助

amalgam n. 混合物；综合体

futile adj. 徒然的；徒劳的；无效的

people n. 民族

三、第五至六段

在第五段，怀特提出了四类国际理论的可能来源。

第一类是和平主义者。怀特指出，这些人的思想虽然也可能是国际理论的来源，但其终究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，因此并非是一个重要来源。

第二类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，他们在国际政治中强调国家对权力的争取。但是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著作是“被遗忘的平庸之辈的作品”，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，也是不重要的。

第三类是政治哲学家、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副业。这再一次体现了国际政治思想家的贫乏，以至于只能列举以此为副业的其他学科的思想家。

第四类是外交家与政治家的演讲、信件、公文、回忆录、评论文章等，这些材料更具有实践意义。在这里，怀特提到了19世纪初的英国外交大臣坎宁，他是一位秉持自由主义因而选择与神圣同盟保持距离的外交家，提出了“保证原则”，即对美洲革命保持中立、观望的态度，反对欧陆各国（主要指的是奉行保守主义的神圣同盟）干涉美国革命。坎宁还希望英美共同发表声明，但被美国拒绝；之后不久，美国的门罗主义也就提出了。

在以上四类来源中，怀特认为有价值的只有第三、四类。但是，其中的第三类的作者不以国际政治为主业，第四类也有过于个人化、分散化的缺点。

literature n. （某学科的）文献，著作，资料

detractor n. (fml.) 诋毁者；贬低者；恶意批评者

tutelary n. 守护神；守护圣徒

despatch n. （军事人员或政府官员之间的）急件，快信

repellent adj. (fml.) 让人很不愉快；令人厌恶

intractable adj. (fml.) 很难对付（或处理）的

四、第七至十一段

第七段是承上启下的一段。怀特指出，上述原因都是外部或表面的；国际理论在数量上是贫乏的，在质量上是贫困的。那么，内部原因是什么呢？显然内部原因不是国际关系学者们的主观问题，那就只能是一些客观问题了——国际政治与政治学会不会在本质上就有不同呢？

在第八、九段中，怀特展开论述了“主权国家的知识偏见”，即以主权国家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或核心：每个人（即使是联合国秘书长或教皇）都无法脱离主权国家而存在，在教学中国际关系也似乎是对主权国家研究的附属品。可见，对国家的研究主导着对国际政治的研究，研究国际政治的目的是探索使国家生存的办法，因此一切的伟大思想都集中到了“主权国家”这个终极目的之上，而非国际关系。怀特举摩根索-凯南学派为例，指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派的目的就在于维护国家利益；他还举了欧盟、阿盟方面的国际政治研究为例，指出这些所谓的国际政治研究不过是研究“如何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”而已，没有触及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根本问题。国际关系成为了实现国家的目的的手段。

这种情况，在1979年肯尼思·沃尔兹的《国际政治理论》中被称为“还原论”——先前的研究不过是将国际政治的现象还原到个体、国家之上；沃尔兹也因此提出了以体系为基础的结构现实主义。

在第十段，怀特提到了一些与“世界统一”有关的思潮。首先是以齐默恩为代表的认为国家只是暂时的，世界终将统一的思想；其次是汤因比在《历史研究》中提出的世上各文明终将发展为大一统的帝国，但只有西方文明将进入稳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观点。此外，即使是菲利普二世提出的“世界君主制”，也基本上是宣传口号，更遑论路易十四、拿破仑的更小的理想了。

在第十一段，怀特又从历史时间顺序上梳理了反对“世界统一”的思潮。17世纪，西班牙洲际帝国的疲态让人们警惕；18世纪，均势的现实让人们意识到国家分治才能保证自由；19世纪，美国的南北战争让人们意识到，一个世界国家不会消灭战争，战争仍以内战的形式存在……由此，到了1914年，人们充分地认识到，主权国家的国际结构是不可改变且必要的。

prince n. （小国的）国王，王室男性成员，王子，王孙

save prep. (fml.) 除了；除……外

asylum n. （政治）庇护，避难

五、第十四段至十七段

在第十四段，怀特指出，国内政治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呈进步状态，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却几乎没有进步，16至17世纪的欧洲与20世纪的世界的态势几乎别无二致。自主权国家体系形成至20世纪，国际关系的形式或许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但其实质基本上没有变——甚至说，国际政治处于不断的循环往复之中。

在第十五段，怀特引用了一段孟德斯鸠写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的话，这段话揭示了军备竞赛导致的悲惨后果。怀特稍后指出，人们本能地反对孟德斯鸠的话，不是出于理性，而是出于情感，出于对进步主义的一厢情愿。

第十六段，怀特指出，在给予人们希望的进步主义理念的深层核心之中，却是一种绝望——怀特以康德“永久和平论”为例。康德的“永久和平论”认为，和平是由自然所保障的，自然希望我们按理性所提供给我们的想法来行事，并将其作为使命；并且，自然通过商业精神来影响这一点，商业精神是不能与战争共存的，它迟早会控制每一个国家。但是，在康德的这样的观点后，他在《永久和平论》的最后“图穷匕见”：相信永久和平，是出于信念，出于避免陷入绝望。从这一角度来看，国际理论再一次被证明是与国际政治现实分离的。

contend v. 竞争；争夺

profession n. 声明；宣称；表白

penetrating adj. 深刻的；精辟的

perennial adj. 长久的；持续的；反复出现的

六、第十八段

从第十八段起，作者又回到了那个问题：国际理论与国际政治现实为何分离。怀特指出，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有着直接联系，政治理论或是正当化近期的政治实践，或是为政治实践提供基础；但国际法似乎与国际政治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。例如，在宗教战争、三十年战争时期，国际理论没有为战争服务，而是在为和平摇旗呐喊。直到腓特烈大帝时期，国际理论与国际政治实践才开始有了重合。但是，在十九世纪这个国际合作成为一种可能的时代，国际理论却又“陷入了实证主义的泥潭”，国际法的发展没有跟上时代的需求。

国际理论与国际政治持续脱节，或许问题不在国际理论，而在于国际政治与政治就有不同。

unscrupulous adj. 不道德的；无道德原则的；不诚实的；不公正的